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
第二十四回 八角鎮永兒變異相 鄭州城卜吉討車錢

遊仙枕上遊仙夢，絕勝華胥太古天。此枕有誰相贈我，一生情願只酣眠。

話說費將仕不由分說，將枕兒望空撲下。學童剛叫得一聲「啊呀！」那枕兒跌在青石階前，打得粉碎。就那枕兒碎破之時，嗶的一聲，只見一陣東西，又不是蜂兒，又不是蝶兒，有影無形的，飛起屋簷上去了。費將仕走下階頭看時，原來是三寸多長一班的仙女，手中執著樂器，笙簫絃索，無所不具。也有執壺，執盞，執扇，執如意的，共二十餘人，如一棚木偶人兒相似。一個個豔質濃粧，美麗無比。那一班仙女一字兒站在簷頭，向著費將仕齊齊的道個萬福，啟鶯聲，開燕語，說道：「妾等原係前朝內班近侍宮人，被九天玄女娘娘符令拘禁在此。今叨恩庇，釋放逍遙，實乃萬分之幸也。」說罷，把樂器一齊動起，聲調和諧，淒婉可聽。徐徐從屋脊上行去，向北方即漸沒了。

費將仕從來未見此異，默默的看了半日，再把破枕兒細細檢起看時，裏面滑滑淨淨的都畫著細山細水，亭榭樹木。這枕兒是一塊白土捻就的，外面又無絲縫，不知裏面畫工如何動手，豈不是個仙枕！費將仕才把三個小廝喝來跪下，問這枕兒的來歷。那兩個小廝指著學童道：「是他說陳學究先生寄與他處，約明日來取的，小的們並不知情。只聽得他說枕著睡去時，便有許多快活受用。看的是仙境，吭的是仙樂，吃的是仙酒。小的們見枕牆上寫著九天遊仙枕五個金字，心下疑惑，正在此商量議論，不期老爹回來。」再問學童果是如此。費將仕只是不信，將三個小廝鎖禁一間空房裏頭。且待來朝陳學究來時，問明是實，方纔饒恕。

再說陳善到次日，身上空閒了，要去平安街胡員外家走遭。先來看費將仕，就便討枕頭兒去。費將仕一聽得陳學究來，忙請進內書房相見坐下。費將仕先問道：「教授曾有個枕兒寄在小童來？」陳善道：「不曾教對將仕公說，將仕公何以知之？」費將仕道：「此枕有些怪異之處，教授實說，從那裏來的。下官亦有言告訴。」陳善道：「小弟舊時曾在平安街胡大洪家住館，那女學生叫做永兒，年長嫁人，已經三載。昨早忽然在城外相逢，說夫家遇難，故此潛逃。將此託兄寄與他家爹媽收下，聊表情念。小弟因昨日有些事忙，也不曾細看得，不知有何怪異？」費將仕道：「如此說，又是教授不曾替他寄得到好！」便把學童夢見這般，這般這般，及自己撲碎了枕兒，又是如此如此怎樣怪異。現今官府行文，出三千貫賞錢，要拿妖人胡永兒。教授若將這枕頭去時，剛好做個表證，須有分吃官司。早是下官撲碎了妖物，泯於無跡倒好。陳善嚇得魂不附體，謝道：「小弟因僻居鄉村，與城中弔遠，並不知官府事情。若非將仕公說明，小弟險為所誤。只不知官府怎見得胡永兒是妖人，將仕公必知其詳？」費將仕又把張千、李萬在安上大門城樓屋脊上射下憨哥，並焦胡兩家見官對證始末，述了一遍。說得陳善毛骨悚然。

當下費將仕留了酒飯，陳善再三作謝而別，竟自回去，也不到胡員外家去了。

費將仕開了鎖，放出三個小廝出來吩咐：「從今以後，再不許提起枕兒一節。若有外人聞風時節，我把你三個狗奴當妖人解官。」三個小廝連聲不敢。自此無人提起遊仙枕之事。

語分兩頭，再說胡永兒離了陳學究，獨自行了一日。天色已晚，到一個涼棚下，見個點茶的婆婆。永兒入那茶坊裏坐下歇腳，那婆婆點盞茶來與永兒吃了。永兒問婆婆道：「此是何處，前面是那裏去？」婆婆道：「前面是板橋八角鎮，過去便是鄭州大路。小娘子無事，獨自個往那裏去？」永兒道：「爹爹媽媽在那裏，要去探望則個。」婆婆道：「天色晚了，小娘子只可在八角鎮上客店裏歇一夜卻行，早是有這歇處，獨自一個夜晚不便行走。」永兒變十數文錢，還了茶錢。謝了婆婆又行了二里路，見一個後生：

六尺以下身材，二十二三年紀；三牙掩口細鬚，七分腰細膀闊；戴一頂木瓜心攢頂頭巾，穿一領銀絲似白紗衫子，繫一條蜘蛛斑紅綠壓腰，著一對土黃色多耳皮鞋，背著行李，挑著柄雨傘。

那後生正行之間，見永兒不戴花冠，縮著個角兒，插兩支金釵，隨身衣服，生得有些顏色。向前與永兒唱個喏道：「小娘子那裏去來？」永兒道：「哥哥！奴去鄭州投奔親戚則個。」那廝卻是個浮浪人家子弟，便道：「我也往鄭州那條路去，尚且獨自一個難行。你是女人家，如何獨自一個行得。我與小娘子一處行！」一面把些恐嚇的言語驚他。

到一個林子前，那廝道：「小娘子！這個林子最惡，時常有大蟲出來。若兩個行便行便不妨得。你若獨自一個走，大蟲出來便馱了你去！」永兒道：「哥哥！若如此時，須得你的氣力拖帶我則個！」

那廝一路上逢著酒店便買點心來，兩個吃了，他便還錢。又走歇，又坐歇，看看天色晚來。永兒道：「哥哥！天晚了，前面有客店歇麼？」那廝道：「小娘子！好教你得知，一個月前，這裏捉了韃子國兩個細作，官府行文書下來，客店裏不許容單身的人。我和你都討不得房兒。」永兒道：「若討不到房兒時，今夜那裏去歇宿？」那廝道：「若依得我口，便討得房兒。」永兒道：「只依哥哥口便了。」那廝道：「小娘子！如今不真個，只假說我們兩個是夫妻，便討得房兒。」永兒口中不言，心下思量：這廝與我從無一面，萍水相逢，並沒句好言語，只把鬼語嚇我，要硬討人便宜。我胡永兒可是怕事的麼！永兒道：「哥哥！拖帶睡得一夜也好。」那廝道：「如此卻好！」

來到八角鎮上，有幾個好客店都過了。卻到市梢頭一個客店。那廝入那客店門叫道：「店主人，有空房也沒，我夫妻二人討問房歇？」店小二道：「大郎莫怪，沒房了！」那廝道：「苦也！我上上落落，只在你家投歇。何以今日沒了房兒？」店小二道：「都歇滿了，只有一間房，鋪著兩張床，方才做皮鞋的鬍子歇下。怕你夫妻二人不穩便。」那廝道：「且引我去看一看。」店小二在前，那廝同永兒隨後。店小二推開房門，與那廝看了。那廝道：「怕甚麼事，他自在那邊。我夫妻二人在對床。」店小二道：「恁地時，你兩個自入房裏去。」店小二交了房兒，永兒自道：「耐這廝！我又不認得你。卻教我做他老婆來討房兒，我只教他認一認老婆手段。有詩為證：

堪笑浮華輕薄兒，偶逢女子認為妻。

黃金紅粉高樓酒，誰謂三般事不迷？

豈不聞古人云：他妻莫愛，他馬莫騎，怎的路途中遇見個有顏色的婦人便生起邪心來。那廝看著店小二道：「討些腳湯洗腳。」店小二道：「有！有！」看看待詔說道：「他夫妻兩個自東京來的，店中房都歇滿了。只有這房裏還有一張床，沒奈何教他兩個歇一夜。」待詔道：「我只睡得一張床。有人來歇，教他自穩便。」永兒進房來，叫了待詔萬福，待詔還了禮。那廝看著鬍子道：「蒿惱則個！」待詔道：「請自便。」待詔肚內自思量：兩個言語不似東京人。恁地個孤調調的行，兩個不像是夫妻，事不一心，有些腳又樣子。干我甚事，由他便了。鬍子道：「你們自穩便。」那廝和永兒床上坐了。

店小二撥腳湯來，那廝洗了腳，討一盞油點起燈來。鬍子不做夜作，喚了安置，朝著裏床自睡了。那廝道：「姐姐！路上貪趕路，不曾打得火。我出去買些酒食來吃。」轉身出房去了。永兒道：「卻耐這廝無禮！他買酒去了，我且作弄他耍子則個。」口中不知道些什麼，舒氣向鬍子床上只一吹，又把自己臉上摸一摸，永兒就變做個鬍子，帶些紫膛色，正像做皮鞋的待詔，待詔卻變做了永兒。假待詔也倒在床上假睡著。

卻說那廝沽了酒，買些下飯，拿入店中來。肚裏尋思道：我今朝造化好，遇著這等一個好婦人。客店裏都知道我是他的丈夫了，今晚且快活睡他一夜。那廝推開房門，放酒瓶在桌上，剔起燈來，看那床上時，卻是做皮鞋的待詔。疑惑道：卻是什麼意故，如何換過來我床上睡？看那對面床上時，卻睡著婦人。那廝道：想是日裏走得辛苦，倒頭就睡著在這裏。向前雙手搖那婦人，叫道：「姐姐！我買酒來了，你走起來，走起來。」只見那做皮鞋的待詔跳將起來，劈頭掀番來便打。那廝道：「做什麼便打老公？」鬍子喝道：「誰是你的老婆？」那廝定睛看時，卻是做皮鞋的待詔。慌忙叫道：「是我錯了！莫怪莫怪！」店小二聽得大驚小怪，入房來問道：「做什麼？」待詔道：「可奈這廝走將來搖我，叫我做姐姐。」小二道：「你又不瞎眼，你的床自在這邊。」

店小二勸開了，待詔依舊上床睡了。那廝吃了幾拳，道：「我的晦氣，眼睜睜是個婦人，原來卻是待詔。」

看這邊床上女娘睡著，叫道：「小娘子！起來吃酒。」定睛一看時，卻是朱紅頭髮，碧綠眼睛，青獠牙的。叫聲有鬼，驀然倒地。店小二正在門前吃飯，只聽得房裏叫有鬼，人來看時，見那廝跌倒在地上。連忙扶起，驚得做皮鞋的待詔也起來。店裏歇的人，都起來救他。也有嘔吐的，也有咬中拇指的。那廝吃剝消了一夜，三魂再至，七魄重生。那廝醒來道：「好怕人！有鬼！有鬼！」被店小二揪住劈臉兩個嘔吐道：「我這裏是清淨去處，客店裏有甚鬼？是甚人叫你來壞我的衣食？」將燈過來道：「鬼在那裏？」那廝道：「床上那婦人是鬼！」店小二道：「這廝卻不弄人！這是你的渾家，如何卻道是鬼？」那廝道：「不是我渾家。我在路上撞見他，穩議同到此討房兒，做假夫妻的。方才我出去買酒，來到房裏看他，卻是鬍子。我卻錯叫了待詔，吃他一頓拳頭。再去看他時，卻是朱紅頭髮，碧綠眼睛，青臉獠牙，原來是鬼。」

眾人吃了一驚，燈光之下看那婦人時，如花似玉一個好婦人。都道：「你眼花了！這等一個好婦人，你如何說他是鬼？」永兒道：「眾位在此，可奈這廝沒道理。我自要去鄭州投奔爹爹媽媽。這廝路上撞見了，到和我同行。一路上只把恐嚇的言語來驚我。又說：捉了幾個細作，底內不容單身人歇，強要我做假夫妻，來討房兒。及至到了這裏，又只叫我是鬼。一晚胡言亂語，不知這廝懷著什麼意故。」眾人和店小二都罵道：「可奈這廝，情理難容。著他好生離了我店門。若不去時，眾人一發上打，教你碎骨碎身！」把這廝一時熱趕出去，把店門關了。那廝出到門外，黑河不敢行。又怕巡軍捉了吃官司，只得在門外僻淨處人家門前蹲了一夜。

到天曉，那廝道：「我自去休。」離了店門，走了六七里路了，卻待要走過一林子去，只見林子裏走出胡永兒來，看著那廝道：「哥哥！昨夜罪過，你帶挈我客店裏歇了一夜，你卻如何道我是鬼。今番青天白日裏，看奴家是鬼不是鬼？」那廝看了永兒如花似玉生得好，肚裏與決不下道：「莫不昨晚我真個眼花了？」那廝道：「姐姐！待要和你同行，昨夜兩次被你嚇得我怕了。想你不是好人，你只自去休！」永兒道：「昨夜你要我做假夫妻也是你，如今卻又怕我。我有些怕冷靜，要哥哥同行則個。」那廝道：「白日裏怕怎的？」永兒道：「哥哥昨日說有大蟲出來傷人。」那廝道：「說便是這等說，那裏真個有大蟲。」永兒用手一指，道：「這不是大蟲來了？」說聲未絕，只見林子內跳出一隻甲睛白額大蟲來，看著那廝只一撲。那廝大叫一聲，撲地便倒。那廝閉著眼，肚裏道：「我性命今番休了！」

多時沒見動靜，慢慢地閃開眼來看時，大蟲也不見了，婦人也不見了。那廝道：「我從來愛取笑人，昨日不合撩撥這婦人，吃鬍子一頓拳頭，又吃他驚了，叫我魂不附體。今朝他又叫大蟲出來。我道性命休了，原來是驚要我。這婦人不知是妖是鬼。若是前面又撞見他，卻了不得！我自不如回東京去休。」那廝依先轉身去了。後人有古風一篇為證：

美人顏色嬌如花，獨行踽踽時興嗟。路旁忽逢年少子，慇懃借問向誰家。答言鄭州訪爹媽，客店不留鰥與寡。假為夫婦望成真，誰道歡娛翻受耍。交床對面神難察，迷(目奚)色眼真羞殺。豈是美人曾變鬼，美人原是生羅刹。老拳毒手橫遭楚，明日林中驚復睹。何曾美人幻虎來，美人原是胭脂虎。少年貪色不自量，乍逢思結野鴛鴦。英雄難脫美人手，何況無知年少郎。

且說胡永兒變大蟲出來驚了他，他再不敢由這路來了。「我自向鄭州去，一路上好慢慢地行。」此時天氣炎熱，且行且住。將近已牌時分，看見一根大樹下好歇，暫坐一回。正坐之間，聽得車子碌碌刺刺的響，只見一個客人頭戴范陽氈笠，身上穿著領打路布衫。手巾縛腰，行纏爪著膀子，腳穿八搭麻鞋。推那車子到樹下，卻待要歇。只見永兒立起身來道：「客長萬福！」客人還了禮問道：「小娘子那裏去？」永兒道：「要去鄭州投奔爹爹媽媽去，腳痛了，走不得，歇在這裏。客長販甚寶貨，推車子那裏去？」客人道：「我是鄭州人氏，販皂角去東京賣了回來。」永兒道：「客長若從鄭州過時，車廂裏帶得奴家去，送你五百錢買酒吃。」客人思量道：我貨物又賣了，鄭州又是順路，落得趁他五百文錢。客人道：「恁地不妨。」叫永兒上車廂裏坐。

那客人盡平生氣力推那車子，也不與永兒說話，也不打眼來看他。低著頭，只顧推那車子而行。永兒自思道：「這客人是個樸實頭的人，難得難得。想昨夜那廝一路上把言語撩撥我，被我略用些小神通，雖不害他性命，卻也驚得他好看。一似這等客人，正好度他，日後也有用處。」那客人推那車子，直到鄭州東門外，問永兒道：「你爹爹媽媽家在那裏住？」永兒道：「客長！奴家不識地名，到那裏奴家自認得。」客人推著車子入東門，來到十字路口，永兒道：「這裏是我家了。」客人放下車子，見一所空屋子鎖著。客人道：「小娘子！這是鎖著的一所空屋子。如何說是你家？」永兒跳下車子，喝一聲！鐵鎖便落下來了。用手推開一扇門，走入去了。

客人卻在門外等了一個多時，不見有人出來。天色將晚，只管舒著頭向裏面望。不提防背後一個人說道：「你只望著宅門做什麼，這宅門誰人打開的？」嚇得客人回頭不迭。見一個老人，慌忙唱喏道：「好教公公知道，適間城外十字里路見個小娘子，說腳痛了，走不得，許我五百文錢，催我載到這裏入去了，不出來。叫我等了半日。」老兒道：「此宅是刁通判廨宇。我是看守的，原係封鎖在此，此是誰人開了？」客人道：「恁的時，相煩公公去宅裏說一聲，取些銀子還我則個。」老兒道：「我問你，誰打開的宅門？」客人道：「是你小娘子自家開的。」老兒道：「鎖的空宅子，並無一人居住，那有什麼小娘子！你卻說恁般鬼話，莫非誑我麼？」客人道：「好沒道理，我載你家小娘子來家，許我五百文錢，又不還我。倒說鬼話兒。你叫我入去，若是小娘子不在時，我情願下情陪禮。」老兒道：「你說了這話，不見時，不要走了！」